

目 录

清末冯子材镇压万宁黎族动乱的经过	
.....杨国传 郑人权供稿 魏宗周整理	(1)
清末郑鸿名与三点会	
.....黄彩昆 郑人权提供材料 魏宗周整理	(6)
三点会的点滴	黄邦圣口述 周世经记录整理 (9)
清末废除科举 创办学堂——第一间万州高等学堂的诞生	祁天真口述 魏宗周记录整理 (11)
清末龙滚地区农民修筑水坝与封建势力斗争的实况	
.....冯辉祺 韩坤元口述 蔡德佳记录整理	(13)
辛亥革命时期 琼崖革命党人的活动	梁秉枢 (17)
辛亥年海匪进扰万城的经过	
.....郑人权供稿 魏宗周整理	(24)
赌害烟毒盛行时期的后安地区	
.....何文汉 文云程	(27)
邓本殷拍卖“军官”和李鼎京 吴镜衡 等扮演“空头司令”的丑剧	魏宗周 何文汉 文云程 (32)
恶霸地主韩焕畴的发家史	
.....卓冠亚 欧阳铤提供材料 魏宗周整理	(35)
杨树兴同志在龙滚地区开展革命活动	
.....何文汉 冯辉祺 刘经伍 陈明钦口述 蔡德佳整理	(44)
附：陈克邱同志的一封信	(48)
琼崖工农红军战斗史片断	梁秉枢 (50)
典东乡第一次农民运动的回忆	
.....梁森生 冯清波 谢明益口述 蔡德佳整理	(63)
盐墩盐民反抗盐税剥削斗争史	叶 虎 魏宗周 (69)

万一区富仁图革命斗争概况

-欧文会口述 卓冠亚记录整理 (7 6)
- 六连岭上现彩云——忆红军坚持六连岭的战斗历程
-李居民口述 蔡德佳记录整理 (8 1)
- 击毙大茂团董杨美斋李居民口述 蔡德佳整理 (9 3)
- 二战匪首郑海安李居民口述 蔡德佳记录整理 (9 6)
- 杨树坤 谢国姬发动民团小队长起义的经过
-陈明钦 刘经伍口述 蔡德佳记录整理 (9 9)
- 一九三一年万宁党内发生A B团事件的回忆
-李居民口述 蔡德佳记录整理 (1 0 3)
- A B团捕杀共产党人的忆述.....符太昌 (1 1 1)
- 附：冯白驹同志的一封信..... (1 1 4)
- 为了革命 自愿献身黄翠莲 (1 1 6)
- 打死拦路蛇——李琼翠
-李俊琼 李会传口述 蔡德佳记录整理 (1 2 0)
- “人造山”——忆国内大革命时期党与人民鱼水情谊
- 的二 三事.....李居民口述 蔡德佳记录整理 (1 2 2)
- 在伟大的革命洪流里——李居民同志访问记...蔡德佳 (1 2 9)
- 我在万陵保督导处任内所知道的几件事.....梁秉枢 (1 4 6)
- 坚贞不屈 死而后已——南山乡妇女会主任 苏爱梅同志的事迹刘经伍 郭仁兰 (1 5 3)
- 日寇攻陷海南岛前后——民族败类王毅 詹松年的丑恶面目.....梁秉枢 (1 5 7)
- 抗日胜利前后海南岛几点见闻——民族败类王毅 詹松年 吴仕玲的丑恶面目梁秉枢 (1 6 3)
- 槟榔园伏击战谢维深口述 蔡德佳记录整理 (1 6 9)

清末冯子材镇压万宁黎族动乱的经过

杨国传 郑人权供稿 魏宗周整理

海南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宋代以来，汉族来自大陆者（大部份是福建人）渐多，至明末清初为尤盛。黎族大都聚集山区，结庐而居，从事农牧，刀耕火种，耕作技术极为落后。他们终岁勤劳，尚难保证温饱。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常以他们为化外之民，多加歧视。既无帮助其提高文化，又无帮助其改善生活，任其浑浑噩噩，等于庖豕。一些狡黠的汉人，则认为他们愚昧可欺，加以掠夺，使他们长期处于贫困的境地。这些汉人掠夺他们的方式，花样繁多。一是向他们放高利贷，乘他们青黄不接的时候，借给他们粮食，一本一利。如每年春初借给他们一担谷子，到夏初收获时就要他们还两担。到期不还，利便并为本，下造就要他们还给四担。依此递进，直到刮尽他们的全年粮食为止。二是作黎商剥削，黎商分为两种，一叫座商。座商住在黎村里，以酿酒业为主，黎民嗜酒者，常以谷换酒来喝，没有现谷就赊帐。赊一斤酒到收获时要还谷十斤。到期不还，利便并为本，下造就加倍收取。这些汉人就这样发财致富，成为当地的大地主。另一种叫行商。他们经常出入黎村，贩卖钩刀、食盐、旧衣服等物品，收购黎民出产的山货，如牛、猪、羊和家禽三鸟之类等东西。贱买贵卖，用不等

价交换的方式去剥削黎民，大发其财。所谓“入黎不贫，出黎不富。”他们竞相效尤，吸尽了黎民的脂膏，致使黎族群众对汉人非常嫉恨。三是官绅、地霸敲榨勒索。对黎民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并在他们的山区圈占地业，强迫他们伐山种植，耕作田地，使黎民变成佃户，任其奴役，永不翻身。黎民逢年凶月歉，罗掘计穷，无以为生，就挺而走险，群聚为盗。尤其是清末统治阶级对黎民的摧残和迫害更为残酷，弄得他们饥寒交迫，家破人亡，走投无路，造成海南黎族大动乱，有部分人以行劫为活，四处逃窜，这就是当时所谓的“黎患”。

清光绪年间，万宁兴隆附近的长沙村黎族首领陈中清（另名老灵）、陈中明（另名无军）兄弟俩，纠集黎众数百人，四处劫掠。当时万宁除县城外，全县各地村庄都被窜扰，如城厢之后朗、番村、山尾、乐善等村庄，县北之军寮、乐内、端熙、黎了（鲤跳）等村庄一带也不幸免。他们人多势盛，官军对之也无可奈何。广东提督和琼崖道刘道台，曾督兵清剿过，但仍无效。

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陈中清、陈中明率领黎众，侵掠定安县，他们对封建官吏极端仇恨，掳去清大理寺曾任奉天学政的王向导（定安人）之妹某，砍断了她的足踝，取去金脚镯。王向导闻知，不胜悲愤，立即将情上奏清廷。光绪皇帝急即檄令广西都督冯子材率兵前往镇压。冯子材领兵三千人，分东西两路进剿。一路从儋县入五指山区，一路从万宁直捣黎峒。鉴于黎区山深林密，官军人地生疏，此剿被窜，冯历次进兵都不得手，便拟物色当地船民，以佐戎机。适卸任万知州某，路

过加积市时，进谒冯子材，冯以此意征询，该卸任知州就面荐庆云图礼纪乡绅钟仁宠，谓其可助咨询。钟系新科拔元，在兴隆设教有年，熟悉黎情。冯抵万后，邀钟商谈，大加赞赏。随即命钟为剿黎军佐，并令招地方新兵一营交钟直接指挥，协助进剿。

时有保定村大地主朱元华（拔元），欲为其子朱齐禄谋进身之路，资助冯子材剿黎军餉三千元。冯也用朱齐禄从征。齐禄绰号“白肚监生”，拙于文墨，颇颇有胆略，随冯亲征，直入黎区，斩杀甚众。所到之处，庐舍为墟，尸体遍地。官军直趋五指山，冯在五指山石上刻有“手攀南荒”四字留念。

钟仁宠受任后，就积极清剿，但他看见大军深入，黎众虽大遭杀戮，然而首要未除，“黎患”仍无法根绝。旷日持久，于事无济。遂计划从黎营内部进攻，先除去黎首领陈中清、陈中明等，黎众失去指挥，自趋瓦解，然后采用剿抚兼施的办法，以镇慑黎众，“黎患”才可平息。于是他在兴隆召开当地乡绅会议，查悉庆云图南门老梁村梁运宣素和陈中明要好，两人曾结拜为兄弟。运宣常往黎村作买卖，与陈中明过从甚密。另有庆云图白水塘村符鸿善常在长沙村教书，也颇得陈中明的信任。仁宠便叫梁运宣亲往长沙村与符鸿善密谋，设法将陈中明杀死，报官领赏。运宣还对鸿善说：“如果不将陈中明除掉，我们将受其枝累了。”鸿善怕累及家族，又羡慕重赏，便答应下来。

陈中明的亲兵黄亚判，素和梁鸿善亲近，经常到鸿善学塾里坐谈，情投意合。一日，鸿善用言挑他说：“现大军压境，我

辈将无生理，你有否做过安全的打算？”亚判叹道：“事到如今，只有听天由命了！”鸿善随即进言，“我有一计可以使你脱险，你愿意照办吗？”亚判忙问有何妙计，鸿善就将刺杀陈中明，报官领赏，既保安全又得厚利。亚判大喜，便答应相机行事。

当时冯军声势浩大，进剿很急，陈中明戒备颇严，但对于运宜却很信任，让其自由进出。运宜初进长沙村时，陈中明部下劝他注意防范，中明说：“运宜是我的至交，那肯害我。”终无怀疑。

陈中明常供奉一尊“五祖神公”，说甚灵验。中明对其部下说：“你们如不相信运宜，可叫他到神公面前跪下，让他掷环交，如果掷阴、阳、赦三个环不间隔，就信运宜是好心，否则就是歹心”。部属同意。随就叫运宜跪地掷环交。运宜首次掷下去是阳环，第二次掷下去恰巧是阴环，第三次掷下去恰巧是赦环。由于中明相信迷信，便对部属说：“三环不间，运宜是好人，大家不要怀疑了”。运宜就这样平安地在中明营里作内应工作了。

运宜、鸿善和亚判三人密谋妥当后，就将情报知钟仁宠，约定旧历十月十五夜，仁宠派兵伏在长沙村附近，一听黎营枪响，就带队一拥而入，内应外合，一举将黎营拔除。当年旧历九月间，冯子材已抵兴隆，仁宠请示子材同意派钟则圣（钟奇曾之父）带兵二百多人，埋伏在长沙村中明营附近。当日黄昏，鸿善、亚判两人杀鸡作酒，痛饮大醉，一直睡到天将破晓才惊醒。适此时黎营里有一妇女外出取水，见沟里水呈浑浊状，疑有人夜里到此，报知中明。中明叫来鸿善，鸿善便假意拍手划脚，拿自己的大袖挡着中明的眼睛陈述应敌的意见说，这边

应该如何堵路，那边应该如何防守等。亚判伺乘大袖遮往中明眼睛的时候，从袖下向中明放了一枪，把中明杀死。这时外面伏兵闻枪声一拥而入，黎众见首领已被杀死，就一哄而散，四处逃命。官军割下中明的首级，向上报赏，同渡善、运宣和亚判等也领了重奖。

至于陈中清所居之黎峒，钟仁宠也同样使王凤龙（黎族）买通中清的门婿黄开信（黎族）谋杀了中清，中清所率的黎众遂告溃散。钟仁宠进兵黎区，驻守番阳，一面进剿、一面招抚，不久黎乱就相继平息。冯子材另派王凤龙为营官，令人带他到海口去观光，见见世面。

仁宠驻扎番阳时，曾以诸葛亮自比，他在他所居的草寮内书一联曰：“番阳似南阳，一座草庐，好似先生龙卧；武士非文士，三更刁斗，宛然前日书声。”此时他借安抚为名，敲诈黎众。有钱黎户，都愿出钱买命，或将田契交给他，让田地交给他耕管。他当时怕旁人议论，将大的田庄作为兴隆抚黎局的公产，小的田地则归己吞没，实际上大田庄也由他派人耕管，收益归自己。另方面他所带之一营兵，名义上是二百七十人，每名士兵月薪三两六钱文银（值光洋五元），实际上他吃空额一百名，每月贪得五百元。因此，他由一个穷举子一变就成为万宁县有名的大富翁。

冯子材率兵镇压黎族动乱的第二年班师回朝。他在离开海南之前，认为钟仁宠和朱齐禄二人剿黎有功，奏请清廷，赐朱五品蓝翎，调去江西任州官，钟仁宠任兴隆抚黎局局长，以终其身。

清末郑鸿名与三点会

黄彩昆 郑人叔提供材料 魏宗周整理

郑鸿名，万城东北厢后田村人。他出身于贫苦的农家，少时为人牧牛，年渐长，志欲读书，因家贫，父母无力为筹学费，无法如愿以偿。他生得仪表俊秀，给当地戏班吸收当学徒，后成为武旦角色，随班到南洋演出，颇享盛名。自1864年（清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所组织之三点会余党，逃散各地，继续高举反满旗帜。郑鸿名在南洋演戏，受了当时在南洋的三点会余党排满兴汉宣传的影响，参加了这个组织。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他从马来半岛回来，率领一个戏班三十余人，到各地去演出，乘间进行排满兴汉的宣传活动。一九〇四年，他在儋县那大市，遇着当地艺人李泰章，相谈甚洽。两人遂计划组织三点会，分头领导人民起义，驱逐清朝官吏，光复汉族，从者甚众。两人约定，李泰章领导西路澄迈、临高、儋县、感恩、昌化等县，郑鸿名领导东路琼山、文昌、会同（乐会）、万州（万宁）、陵水、崖州（崖县）等县。

一九〇四年，他回到万州（万宁）来，邀请武术师传艺，并传出宣传组织群众。参加的人更多，几乎遍及全县各乡村。他们为了便于秘密联络，制订一种黑话和暗号，相遇时举手投

足，扯衣襟，如对方有同样的反应，就知是同党。他们常在晚上开会（叫做放场）。新入伙的人，要经过杀鸡饮血，烧辮毛尾，当天立誓等手续。他们的头目分为母亲、大哥、二哥、三哥几个等级。大家都要听从鸿名指挥，不得违抗。当时有攀丹椰子丛村黄家清、黄家熙兄弟两人，很同情鸿名，帮助他组织群众。三人并结拜为兄弟。他们初期在攀丹一带组织了数十人，武器除鸿名从南洋带回的一支六响左轮手枪外，其余各人都是携带耙头、标枪、双铜、铁尺、钱剑、双刀、单刀、藤牌、木棍等。

时牛六坑村有一名称做吴天成者，素不满鸿名等所为，便到处进行破坏，恫吓群众。有一天，三点会放场，鸿名带众到吴天成家捉去一头肥猪，做伙食。第二天，天成往万城奔告书头村吴耀垣（星枢），由耀垣带去禀报知州张存楷。本来三点会的活动，张早有所闻，据说他怕引动刀兵，不以上报。县中豪绅、士子曾有訾，均认为“养痍遗患”。到此张便召集全县官绅，谋求对策。会后发榜缉拿郑鸿名及其同党。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农历三月底，郑鸿名在黄竹塘村鸡衣岭召集党徒数百人，攻入万城。吴耀垣庇护张存楷，把张藏在他的寓所里，始免于难。当夜三点会撤退，张也逃到府城，向广东总督府告急。广东总督派顾某、冼某两人，带两营官军，偕张存楷回万，张并调兴隆抚黎局长钟奇曾带黎兵合剿。同年十月间，这些官军开向望天塘、后田、大乳园、州岭、黄竹塘等村一带进剿，一直剿到六连岭边的村庄加道、攀丹、椰子丛一带。三点会众，既没有什么完密的组织，又没有什么充分的准备，一群乌合之众，怎能抵抗这些强大的军事进攻，仅数天就被击

溃。郑鸿名、黄家清、黄家熙等诸首领被杀死。郑鸿名的尸体，被拾回万城示众。三点会起义事件，从此遂以失败告终。

鸿名死后，其党徒有的逃散四方，大部分都被官府招抚回来。但他们都得卖田典屋，贿赂地方官绅说情，方能确保安全。如州岭村吴朝圣卖了一大丘田，得光洋二百元，贿请吴耀垣、吴桂林等出头担保才得免死。一般豪绅地痞，又多了一个兴风作浪，发家致富的机会。

三点会的点滴

黄邦圣口述 周世经记录整理

三点会也称“老洪”。它的政治主张是“反清复明”。乍看起来，这个以反对外族统治，恢复我国汉族政权为宗旨的三点会倒不错，其实组成三点会的成员都是社会上一些无赖之徒，内部缺少工农群众。三点会开始虽然做了一、二件颇称人心的事，像反对腐败政治，反对横征暴敛，杀掉个别贪官污吏，但后来却流成强盗，失去群众的拥护。

清末，大新市（现乐来圩西边）黄家清、黄家熙两人为三点会头头，在大新坡召开一次会议，成立三点会机构。宣读纲领，燃起了香烛纸马，全体会员进行盟誓。其作法是：将一只白鸡杀死取血冲酒，给三十六个会员分喝。喝过血酒，又挨个从设在香案上的圈子里钻过去。钻过圈的人要回答领导人的提问。如领导人问：“你家有父母吗”？做会员的就要回答一声：

“没有”。这是当时的规矩，就算你家的父母在堂，也要说没有，这才说明你对组织忠诚，方许参加三点会。

大新三点会成立后，每天会员们都以棍棒为武器，操练人马。为了掩盖官方耳目，操练的借故是：为了保护生产，维持社会治安。

一天下午，一位清政府的官员路过大新市，被三点会员绑

住，送三点会办事所。第二天，发动群众开公审大会，枭头示众。枭头时，犯人一面吃着三点会用大盘子送给的大面包，一面说：“刀守（负责杀犯的人）快下刀，免误我十八年后的投胎”。一声号令，刀守开刀了。

杀死了清吏的消息传到县衙，第二天就有清兵一百余人来攻打。三点会站不住脚，便向内地迁移，在中兴市一带盘据。

三点会为了扩大会员，在中兴市内外强迫群众参加。如果有不愿参加者，就扣上“甘愿亡国者”的罪名，把他们家里的财产、粮食、猪、牛抢光。杨统范是一个忠实憨厚的市民，历来靠卖酒谋生。他不愿参加三点会，惹起这些会员的不满。会员每天三五成群地到他家泛吃滥喝，既不付钱也不挂账。杨统范无法对付，只好报名参加。

越一年，清兵又到中兴歼剿。三点会没有抵抗清兵的能力，会员们都解甲逃藏起来。歼剿过后，贡生林留养，大肆向隐藏的三点会会员勒索金钱。有钱的会员为了活命，防止留养的揭发，便送些金钱给他了事；没有钱的会员只好结党上山，靠打家劫舍为活。

李明绪当县知事后，对三点会会员没有迫害。他认为三点会的会员多是受骗上当的一般下层平民，罪魁不是下层平民，只要太家洗手不干，就可以罢事。这分明是一种软攻的方法。但在当时来说是行得通的。在政府的宽恕下，潜逃的三点会会员又出山了，并且纠集在一起，把长期对他们勒索的林贡生抓起来，打得半死。林留养为了减轻肉体的折磨，便将房产典卖，以钱买通三点会要人才算完事。

三点会在清政府软硬兼施的攻击下，彻底失败了。

清末废除科举创办学堂

——第一间万州高等学堂的诞生

祁天真口述 魏宗周记录整理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战，中国败绩，举国哗然。清廷的腐败无能，至此已暴露无遗。忧时之士，都主张改弦更张，以图振作。革命民主派孙中山等，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体。改良主义康有为派主张变法维新，仿效东洋。但对废除封建腐朽的科举取士制度，创办新学，作育人才，以讲求富国强兵之术，却是各派一致的要求。清廷顺应輿情，乃于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颁布了废除科举，创办学堂的法令。一九〇六年，知州张存楷在万宁开始创办学堂，于是第一间新型学府——万州高等学堂诞生了。堂址就在原万阳书院（现县公安局地址）。该学堂分为两处上课：一在书院，一在学宫（文庙），并设监堂两名分管两处的教学事宜。管书院这边的监堂是南坡村人唐新敦，管学宫那边的监堂是东门街人钟铭轩。第一任的堂长是钟仁宠，教员都是一些科举出身的人物。科目有经学、国文、英文、算术、自然、体操、音乐、图画等。当时的国文教员是陈哲臣（崖县人），英文和算术的教员是乔芹（番村人），教经学的是一位姓吴的（琼山人、廪生）。八股文这时正式废除，学生作文以时文和对策为主。

学堂是公办，学生入学除伙食自备和缴二元书籍费外，无其他费。

学生都是平时从师自读准备应科举考试的士子，入学时要经过考试取录。第一次全县参加考试的有一千人，仅录取一百多名。另有二十名是卖额，就是考生只用钱去买不须参加考试就可以入学，每名要用二百元光洋。

该学堂是四年制，学生读完四年，经过考试按成绩分等级发给毕业证书。最高的发给贡生证，中等的发给廪生证，第三等的发给秀才证，劣等的叫做增生（等半截秀才），都赐有朝服衣冠著戴。

接钟仁宠为堂长的是邢国鹏（文昌人）。学堂只办一期两个班，之后就改为万州高等小学，再后为万宁县立高等小学。万州高等小学仍设在书院，万宁县立小学民国后迁到旧营地（在现在的粮仓西边）。

至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曲冲村开办了宏文学堂，堂长翁桂清。一九〇九年钟仁宠在礼纪开办了云兴学堂。同年龙溪也开办了戎庙学堂，又到一九一八年后安高等小学，一九二〇年北坡高等小学、南坡高等小学，一九二一年和乐高等小学也先后开办起来了。这是清末废除科举创办学堂后，我县教育事业发展的概况。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

清末龙滚地区农民修筑水坝 与封建势力斗争的实况

冯辉祺 韩坤元口述 蔡德佳记录整理

龙滚地区唯一的一条大河叫做龙滚河。发源于琼中县的牛角岭，流经卜鳌港，同经加积来的万泉河汇合入海。该河两岸有大片农田，面积约一万一千多亩，是龙滚的主粮区。当地人民的生活和这条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当风调雨顺的年头，一年四季，这里有足够的河水供农业灌溉之用，粮食就能获得丰收。广大农民除了给封建官府和地主纳税交租之外，余下来的能够糊口过活。一旦大旱来临，一年里有一、二个月不下雨，河水干涸，农作物得不到水的灌溉，就要枯死。同时该河下游文曲河段和卜鳌港口的接壤处没有防潮坝，因而干旱时河里水干涸，农田就要受海潮侵害。有时海潮还要涨到河之上游数十里远的端熙、鲤跳、北营等地方。由于海水的冲入，河水变咸，旱来无法用以灌溉，所以常常造成这些地区百分之九十的农作物遭受损失。如果连年受旱受潮，广大的农民便陷入了严重的饥饿境地，数以千计的农户就要流离失所，四处逃荒。不少人因此离乡背井，万里迢迢地远渡重洋，到南洋群岛去佣工谋生，成为世世代代的华侨。

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当地农民群众，感于历代受

早受潮的痛苦，想尽办法来制服这条河流，纷纷要求乐、万县府（该河系乐会、万宁两县所辖）帮助他们筑坝堵河，根治旱潮患，可是当时的封建政府只顾横征暴敛，哪管什么农业生产。任农民怎样要求，他们总是置之不理。因此，治坡、文曲、河头、岭下、文渊、上坡、官仓、福山、文朗、大桢、多格、大锣、乐礼等十多个村庄的农民便开始酝酿着用群众自己的力量修筑水坝的运动。在这个时候，乐会县碰头村有一位秀才陈日精很关心人民事业，愿意出头办这件好事，便积极跟各村庄农民联系，推动各村选出代表，于同年二月间，在治坡村梁家祠召开筹建文曲水坝座谈会。会上讨论组织财力、人力和决定筑坝地址（文曲东边附近），并成立了“乐万两属修筑文曲水坝筹备处”。会上推选陈日精、韩瑞光（治坡村人）、陈宝山（岭下村人）、谢明刚（文渊村人）等负责筹备工作。

水坝筹备处成立后，一方面积极领导和发动各村群众筹募经费，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就筹措了五千元光洋作为基建费；一方面做好工程设计备料和组织人力的工作。在各项工作筹备就绪后，五月初旬就正式开工了。每天来自各村庄的民工有二千多人，个个干劲很大，行动迅猛，经过一个多月和河水搏斗，终于在六月中旬胜利完成了这项水坝工程。从此这里的农民几千年来的理想实现了。当年晚造水稻获得了空前的特大丰收。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庆贺这一美好日子的到来。岂料水坝建成后，当地一小撮投机商人却认为文曲水坝妨碍了他们直接运载货物抵达龙渡市，牟取暴利，而视水坝为眼中钉，对农民非常仇恨。如龙渡村以李育保为首的拥有四艘木帆船的商人，他们一方面勾结当地有名的豪绅邢

俊德（凤园村人）、曹世芳（福塘村人）等人，以“目无政府，私塞皇河，阻止交通，损害生产”的罪名，向乐会、万宁两县政府控诉，并以巨款贿赂县官。一方面玩弄挑拨离间诡计，煽动龙滚河上游的仁造、福塘、凤园等村的农民群众，说什么水坝闸门小，积水过多，会浸死仁造洋的水稻，“下收上失”（指水稻），利人害己。欺骗这些村庄的农民，挑起他们对水坝的不满。

奸商李育保、林开贵、李国书、林开禄等为了破坏水坝，做了一切准备工作。在当年六月龙滚“军坡”前，他们便向牛、水坡一带村庄借来猎枪七十多支，组织七十多人训练，在“军坡”节日那天，就带训练的队伍到龙滚市去游行示威，又向琼东潭门帆船商人冯华山借来单迫枪一支、土炮两门，连同他们所有的四门土炮共有土炮六门，准备和农民大干一场。

此年十一月廿旬，该奸商们开始破坏水坝。他们强迫船工和利用金钱雇壮丁一百多人，由李育保指挥，携带粉枪、长苗、单迫枪和土炮等武器，在某日星夜，乘农民不备，用木船偷渡到水坝的下游。翌晨，他们首先大量开枪、开炮，以示威风。接着就动手破坏水坝。

毁坝的消息传开了，当天治坡、文曲、河头、岭下等村农民群众有五、六百人，为了保护水坝，一齐奔抵水坝，与破坏水坝者作斗争。陈日精到卜鳌去请驻军护坝，韩瑞光、陈宝山为首组织青年韩锦光、韩连光、韩坤元等二十多人，为护坝先锋队，携带单迫枪两支、长苗和土炮一门，潜入敌后射击；文渊、上坡等村也由谢明刚带领农民六十多人，携带单迫枪四支和标枪、长棍、耙头等武器赶去参加战斗。双方激战了四小